

春

寒料峭的宝丰，冰雪覆盖。刚下火车，一股寒风吹来，我缩缩脖子，赶紧把敞开的风衣扣儿扣好。心里打着鼓：这样的天儿，上千艺人，室外演出，可能吗？还说有几十万的观众——这怎么可能？虽然了解马街书会的朋友再三告知我，放心吧，马街书会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这里的艺人和老百姓在700年前已经约定——

我是作为山东的一名曲艺演员来参加本次“马街书会——全国曲艺邀请赛”的。本次邀请赛汇聚了全国15个省、自治区，17个风格各异的曲种。当我了解到这个消息时，异常兴奋，“太好了，这可是近距离欣赏各种曲艺的好机会”。我找来节目单：四川扬琴，扬州清曲，西河大鼓，二人转——不同的家伙什儿（乐器）——各色的服装：唐装，旗袍——想到这儿，我的心不禁一紧，眼睛转向窗外，那厚厚的积雪，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枯草——这注定不是一场平常的演出。

到哪儿演出我都有个习惯，那就是“提前彩排”——提前给当地的老百姓演唱作品，看看他们能不能“懂”俺的山东话——我把鸳鸯板掖进衣兜，走了出去。路边有个垃圾车，旁边两位环卫工人和一位大叔闲聊着，我走了过去，用“慢两拍的山东话”打过招呼后，我做了自我介绍。他们听说我是来参加马街书会的山东快书演员，神情变得兴奋，他们告诉我“马街书会人可多来，成千上万的（念di）”我指着路旁的积雪，又看了看天空说：“这么冷的天能来那么多人？”“放心吧！别说风雨——大雪子也挡不住！！”说话的大叔语气那么恳切，看得出老百姓对马街书会的感情！我掏出鸳鸯板唱了几句“打虎”，三个人安静的听着，到了“包袱口儿”他们的嘴巴咧开了笑了，看得出来，我的山东话他们能听懂。继续唱，情绪越来越高，听众也越听越入迷，可我这演员却出了状况——握板儿的左手已经冻僵了，五个手指知觉迟钝，“当地各当”的声音已经不由自主控制了。这才几分钟啊？！这怎么可以？最后只得“多说词少打板”了，如此一来效果可想而知。告

朝圣之旅

一位年轻曲艺艺人眼中的马街书会

文 申振柱

别了“观众”，我在心里祈祷，但愿明天的天气能好些，温度能高点儿。

正月十二上午九点，中国宝丰“马街书会”热闹非凡——坐落在积雪大地里的主会场已经布置完毕，“全国曲艺邀请赛”几个大字在大红布景上夺目显眼，音响传出的歌声在寒风中似乎变了腔调，都成了“狮子座”的颤颤的绵羊音。天气的寒冷丝毫没有影响人们的热情。周围卖小玩意儿的小摊儿摆起来了，吆喝声不绝于耳；小锅小灶支起来了，热气腾腾的冒着白雾；音响声，琴声，板声，喊噪声，说书声……随着邀请赛的开幕，坠胡拉起来了，扬琴敲起来了，板儿打起来了，演员唱起来了，故事开始了——

这一方小小的天地是属于“我”和“你”的——让“我”带着“你”走进人物的心灵，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让“我”带着“你”走进故事的场景，感受社会人生百态；对，就这样静静的，“我”唱“你”听，沉浸其中，暂时忘记了脚下的冰冻，忘记了刺骨的寒风，忘记了单薄的演出服，忘记了被冻得麻木的手指，只记得故事中“男女老少”的“起承转合”，只记得“夏日荷花”的“生机勃勃”——

我不禁心生感慨，谁说曲艺不景气，谁说现代“快餐文艺”会渐渐取代“传统文艺”，我不禁想起了著名曲艺理论家孙立生先生在接受新闻联播记者采访时对“现代文艺”的诠释：时尚华丽是外表，传统艺术才是核心。

我想邀请全世界的人们都来中国，都来宝丰。看看这几十万人汇聚一堂的胜景，感受一下华夏大地曲艺文化的魅力，享受这“天地人”之间原生态亲密无间的艺术。

短短三天的宝丰之旅已经结束了，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曲艺人怀揣着自己的“曲艺梦”来到“曲艺之乡”，收获了果实，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我相信此行此景决不会因时间的延续而渐渐淡化，相反，会镌刻在每一个“曲艺人”的心中，变成行动的力量。

马街书会，若有可能，我愿年年都来。 

（责任编辑/宝木）

